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宣判 维持死刑！余华英听到判决落泪了

看到法警押着流着眼泪的余华英走出法庭门外，杨妞花沉默了。

走出法院，她才说，再也不用面对这个让她家破人亡的人贩子，等拿到判决书，她要回到贵州织金告慰去世的父母，开启新生活。

12月19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开庭审理。法院裁定驳回余华英上诉，维持原判，对余华英的死刑裁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此前，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宣判，认定余华英拐卖17名儿童，依法判决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当庭提出上诉。

19日的庭审中，余华英否认自己曾在拐卖过程中殴打杨妞花，并认为量刑过重。而在得知自己再次被判处死刑时，余华英流下了眼泪。当听到审判长称在死刑复核阶段仍可委托律师时，她提出要申请法律援助。

听到判决余华英哭了

第六次面对被押上被告席的余华英，杨妞花表情已经没有太大的波澜。她说，自己曾经想象过，余华英或许能意识到拐卖儿童犯下的错，而自己也能找个理由原谅对方。然而在过去五次开庭时，余华英极力狡辩、推脱罪行，甚至用凶狠的眼神盯着她。

在19日的庭审开庭前，余华英曾两度被判处死刑。2023年9月，贵阳中院一审判决余华英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余华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后，贵阳中院在今年10月重审一审再次判处其死刑，余华英再次提出上诉。

杨妞花说，19日开庭约10分钟后，余华英被法警押送至庭上。听到法庭指控其犯拐卖儿童罪时，余华英立刻提出异议，“她觉得不应该这样判，当时拐卖儿童需要多人才能完成，而她只是其中一人，没有人去帮她介绍，她也卖不出去。”

法庭上，杨妞花再次提到，自己5岁那年被拐卖时，余华英曾殴打她，甚至用滚烫的热水浇到她头上。余华英当庭否认并反问：“我拿开水烫你的头，为什么你的头发还在？”

到了快宣判时，余华英似乎害怕了。



12月19日，余华英(前中)在庭审现场(视频截图)。新华社发

杨妞花注意到，在死刑判决宣布之前，坐在被告席上的余华英双手用力撑在桌子上，才能勉强挺住身体。而当法官宣读完死刑判决时，余华英哭了，最后，掉着眼泪的余华英被法警带走。

十年间拐卖17名儿童

法院审理查明，余华英在1993年至2003年期间分别伙同龚显良、王加文为谋取非法利益，长期在贵州省、重庆市、云南省等地流窜作案，物色儿童进行拐卖，得手后将拐卖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他人介绍进行买卖，其间共拐卖儿童17名。

在余华英的供述中，她称自己决定拐卖小孩，是因为龚显良的一句话。

大约在1992年，余华英的丈夫王加文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她独自一人到了四川大足县(现重庆市大足区)一家面馆打工，认识了龚显良。“龚显良说他在邯郸有门路可以把小孩卖掉，提议说带小孩去卖，我就同意和他做这个事情了。”

据央视新闻报道，余华英与龚显良在同居期间生下一个男孩。通过中间人把私生子送到河北邯郸，换得5000元报酬后，她开始做起拐卖儿童赚钱的“生意”。

1993年正月初七，在贵州遵义，在家附近的火车站站台上捡酒瓶的6岁男孩蔡某胜被余华英拐卖。不到一个月后，安顺市的谔江海和哥哥也被余华英拐骗到贵阳，年纪较大的哥哥被留在了游戏室，而5岁的谔江海被带到河北邯郸卖掉。

作案时，余华英常常挑身边没大人

看管、年纪小的男孩下手。1994年7月，5岁的肖某俊与哥哥玩耍时，被余华英以“买冰棍吃”为诱饵带走，同样被卖到邯郸。当年10月，安顺的王某龙、王某能两兄弟亦被余华英拐卖。

1995年冬天，因为没找到“条件合适”的男孩，余华英决定拐走邻居家5岁的女孩杨妞花。趁着杨家大人不在，她把杨妞花带到贵阳火车站，坐火车前往邯郸，随后卖给了一户人家。

多次拐卖同一家庭两小孩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余华英把儿童当作商品任意买卖，严重侵犯被拐儿童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同时给被拐儿童家庭造成严重伤害，致使亲情离断，难以弥补，有的父母为此身患疾病，甚至郁郁而终。

法院认定，余华英还在本案五起犯罪中同时拐卖了同一个家庭的两名儿童，2004年因拐卖另外两名儿童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其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民事部分判赔合理，审判程序合法。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依法作出死刑裁定。

“这是最后一战，余华英得到的答案是判处死刑！”走出法庭的杨妞花用尽力气高喊。她说，这三年真的太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林珏瑶 贵阳报道

广西柳州市委原书记 吴炜一审被判死缓

新华社南宁12月19日电 12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柳州市委原书记吴炜受贿、滥用职权一案，对被告人吴炜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人吴炜受贿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23年，被告人吴炜利用担任广西横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南宁市委常委、副市长，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共同或者单独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86亿余元。2016年至2021年，被告人吴炜违反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规划需经国务院审批后方可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审批立项的规定，在未获得国务院批复的情况下，要求有关单位以举债融资等方式建设柳州城市轨道交通项目，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

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吴炜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依法应数罪并罚。吴炜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滥用职权情节特别严重，均应依法惩处。鉴于被告人吴炜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部分受贿款项未实际取得，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大部分赃款已追缴到案，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涉案流水超10亿元 湖北破获跨境网络赌博案

记者12月19日从湖北省随州市公安局获悉，随州市公安局曾都区分局破获一起跨境网络赌博案件，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60余名，涉案流水超10亿元。目前，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移送起诉。

2023年11月，随州市公安局曾都区分局接到居民严某某报警称，自己在“果博东方”网络赌博平台上的赌资被平台线下代理杨某、陈某等人转走，请求公安机关调处。民警调查发现，严某某无固定工作，但近半年的账户流水却高达2300万元。

警方深挖发现，严某某、杨某、陈某均存在高频次大额资金转入、转出记录，这些资金经多次倒手，最终流入一登录地在湖北的社交平台账户。民警判断，最终接收资金的社交平台账户归属“果博东方”赌博平台。

专班民警随即将严某某、杨某、陈某及其主要资金往来对象逐一抓捕。据犯罪嫌疑人交代，“果博东方”网络赌博平台实际运营地为湖北，与他们对接的片区上线人员是随州籍人员冯某某、管某某。据悉，冯某某等人在随州发展了多级代理，通过抽成、洗码等形式共同牟取非法利益。

随州市公安局迅速组织专班，在湖北、河南、广东等地抓获涉案人员160余名，查扣各类涉赌资金500余万元，涉案流水超10亿元。同时，警方申报将身处湖北的代理冯某某、管某某列为红通人员，两人于2024年8月底主动回国投案自首。

据新华社

人工耳蜗、外周血管支架集采开标

人工耳蜗类耗材单套价格从平均20余万元降至5万元左右

“人工耳蜗集采后，能为我们省下一大笔钱！”作为听障儿童的家长，天津居民张女士难掩喜悦之情。

12月19日，第五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此次集采覆盖人工耳蜗类、外周血管支架类医用耗材，共23家企业中选，其中人工耳蜗类耗材单套(含植入体、言语处理器)价格从平均20余万元降至5万元左右。

人工耳蜗集采助力“新”声

人工耳蜗，是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患者最直接有效的康复耗材，包括言语处理器(体外机)和植入体，价格“门槛”高昂。

在中国，新生儿耳聋的发病率约为1%至3%。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余力生说，对许多“无声世界”的孩子们来说，早日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治疗，能

使其更好接受教育、与人沟通、融入社会。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工耳蜗植入治疗老年性耳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现听力下降后及时干预，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

此次集采除临床常用产品外，能支持高场强(3.0T)核磁的新一代人工耳蜗植入体中选，植入的患者可以接受高场强核磁共振检查；佩戴更便利的一体式言语处理器(外机)中选，可满足患者不同应用需求。

让“血脉畅通”更及

外周血管支架主要用来治疗血管狭窄、血管闭塞、血栓、动脉瘤等外周血管疾病。我国目前每年约有20万至30万患者接受外周血管支架植入治疗。

国家医保局信息显示，相对于每年

120万台左右的心脏支架植入来说，外周血管支架植入数量较少，但其成本和价格都高于心脏支架，部分患者因手术费用昂贵而却步。

此次外周血管支架类医用耗材集采，覆盖了外周动脉支架、外周静脉支架等各血管部位的支架产品。新一代载药支架、有特殊功能的覆膜支架等均有企业入选，为更多患者带来福音。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副院长、血管外科主任戴向晨说，随着手术费用大幅降低，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血脉畅通”更及。

此次集采中选企业中，既有澳大利亚科利耳、德国百多力等外资企业，也有上海力声特、归创通桥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预计明年全国爱耳日，即2025年3月3日前后落地人工耳蜗中选结果，2025年5月落地外周血管支架中选结果。

据新华社